



14
1544
4C



省心雜言

宋 李邦獻 撰 綿州 李調元 雨村 校定

簡言擇交可以無悔吝可以免憂辱

無瑕之玉可以為國器孝悌之子可以為家瑞

為政之要曰公與勤成家之道曰儉與清

聞善言則拜告有過則喜非聖賢不能

寶貨用之有盡忠孝享之無窮

和以處眾寬以接下恕以待人君子人也

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

讒言巧佞言甘忠言直信言寡

省心雜言

省心雜言

宋 李邦獻 撰 綿州 李調元 兩村 校定

簡言擇交可以無悔吝可以免憂辱

無瑕之玉可以為國器孝悌之子可以為家瑞

為政之要曰公與勤成家之道曰儉與清

聞善言則拜告有過則喜非聖賢不能

寶貨用之有盡忠孝享之無窮

和以處眾寬以接下恕以待人君子人也

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

讒言巧佞言甘忠言直信言寡

多言則背道多欲則傷生

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

好勝者必爭貧榮者必辱

知足則樂務貪則憂

列名則立異立異則身危故聖人以名為戒

內睦者家道昌外睦者八事濟

不匿人短不用人急非仁義人也

心不清則無以見道志不確則無以立功

結怨于人謂之種禍捨善不為謂之自賊

諾輕者信必寡面譽者背必非

孝于親則子孝欽于人則衆欽

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殘生之本

為善不如捨惡救過不如省非

欲不匱則博施欲長樂則守分

廣積不如教子避禍不如省非

勉強為善勝于因循為惡

責人者不全交自恕者不收過

自滿者敗自矜者愚自賊者忍

多言獲利不如默而無害

寡言省謗寡慾保身

行坦途者肆而忽故疾走則蹙行險途者畏而謹故徐步則不跌然後知安樂有致死之道憂患爲養生之本可不省諸

太廟之犧被文繡而悔不及鷓鴣深林一枝之樂也廣積聚者遺子孫以禍害多聲色者殘性命以斤斧以衆資已者心逸而事濟以已禦衆者心勞而怨聚自信者人亦信之胡越猶兄弟自疑者人亦疑之身外皆敵國

漁獵不同風舟車不並容飲食嗜好禮義貪殘四夷與中國殊絕若冰炭至于推誠則不欺守信則不疑六合之內可行動天地感鬼神非誠信不可爲善如負重登山志雖確而力猶恐不及爲惡如乘駿走坂雖不加鞭策而足亦不能止

務名者殺其身多財者禍其後

善惡報緩者非天網疎是欲成君子而滅小人也

禍福者天地所以愛人也如雷雨雪霜皆欲生成萬物故君子恐懼而畏小人僥倖而忽畏其禍則福生忽其福則禍至傳所謂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也

薄于所親而責人重者不可與言交好名欲速者不可與共謀貪而喜詐者不可與利害忍而好勝者不

可與同逸樂

以忠沽名者許以信沽名者詐以廉沽名者貪以潔沽名者汙忠信廉潔立身之本非釣名之具也有一于此鄉原之徒又何足取哉

爲己重者不仁好廣積者不義足恭者無禮貪名者無智

功名官爵貨財聲色皆謂之欲俱可以殺身或問之曰欲可去乎曰不可飢者欲食寒者欲衣無後者欲子孫是甘于自殺也然知足而不貪知節而不淫無沽名之心而不求功亦庶乎欲可窒也

立身之道內剛外柔肥家之道上遜下順不和不可以接物不容不可以馭下

天下有甚于飢食渴飲之道而世或以名稱己或以爲能事哀哉臣之忠子之孝弟之悌是也孔子以文學爲孝悌之餘事孟子謂良知良能不出于學是非聖人強人以甚難耳豈愛欲汨其心而妻子爵祿爲賊忠孝之具間有得臣子之道者宜乎表出于世苟以孔孟之道反求諸己則知捨孝弟不足以爲人移孝弟爲忠順則立身行己之道當然世或可稱已何能之有

前輩論醫云閉門看古方三年知天下無病不可治及其出而用藥療疾知古今無方可用此無他聞見力極則止至于應變則無有窮盡噫豈但論醫也士之學問其失正在是苟以是心反之孳孳旦夜自不知爲有餘縱未能盡愈天下之疾亦庶幾乎十失二三也

知不足者好學耻問者自滿一爲君子一爲小人自取如何耳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吉凶悔吝自天然無有不由己者

壽夭在天安危在人知天理者天或可壽忽人事者雖安必危

千斤之石置之立坂之上一方可以落九仞萬斛之舟溯于急流之中片帆可以去千里勢使然也若馳羣馬于平陸集多士于大庭非駿足竒才不可得先人之有過失猶身之有疾病攻之以藥石誨之以廉耻雖過失不害爲賢者雖疾病不失爲全人

爲善者不云利逐利者不見善舜跖之徒自此分捨生取義固不可得見利思義聖人亦取之殆哉不可言况可爲乎孟子答梁惠王之言至矣

口腹不節致疾之因念慮不正殺身之本

驕富貴者戚戚安貧賤者休休所以景公千駟不及顏子之一瓢也

外事無大小中愈無淺深有斷則生無斷則死大丈夫以斷為先

人皆有好生惡死之心人皆有捨生取死之道何也見善不明耳

教子弟無他術使耳所聞者善言目所見者善行善根于心則動容周旋無非善譬如胡越交居再世則語音變幼則視父兄長則視朋友雖然善惡有種視

先世如何耳

有過能悔者不失為君子知過遂非者其小人耳

官爵富貴在人謂之倘來道德行義在我謂之自得倘來者足以驕妻妾自得者可以輕公卿君子所以修天爵而人爵從之

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事師無犯無隱聖人不易之論也古之所謂犯者以己所見而陳之于君不以犯上為犯也後世所謂犯者處卑位而言非其職徒以沽名之心務行其說直前詆訐無益于世愚以謂若能以事師之道事君無隱則不敢逢君

之惡無犯則不忍暴君之失諫可行言可聽膏澤可
下于民不亦美歎

欲去病則正本本固則病可攻藥石可以効欲齊家
則正身身端則家可理號令可以行固其本端其身
非一朝一夕之事也

事親孝者事君必忠何以知之良知固存雖妻子不
能移其愛推此以盡爲臣之道則爵祿安能易其守
子惟知有親焉得不孝臣惟知有君安得不忠所以
良知者其可忘乎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相須之理也然子不可待父慈
而後孝弟不可待兄友而後恭譬猶責人以信然後
報之以誠盡己之當爲君子所以立身之道非求備
于人也

以禮義爲交際之道以廉耻爲律己之法遊息于是
朋友見欽而不敢欺妻子取法而不敢侮盡思患預
防之理可以譬之四維其可廢而不張乎
畋獵聲色之娛易而難反車服口體之奉相尚而無
厭皆非逸豫安樂之道靜吉動凶德休偽拙聖人戒
告甚切至反身而求樂莫大焉知此爲君子昧此爲
小人

恐懼者修身之本事前而恐懼則畏畏可以免禍事
後而恐懼則悔悔可以改過知者以畏消悔愚者無
所畏而不知悔故智者保身愚者殺身大哉所謂恐
懼也
心可逸形不可不勞道可樂身不可不憂形不勞則
怠惰易弊身不憂則荒淫不止故逸生于勞而嘗休
樂生于憂而無厭是逸樂也憂勞其可忘乎
毀譽襍至觀其事則毀譽明善惡混淆公其心則善
惡判此在上之職也若智効一官能効一職行其所
當爲而不問毀譽立乎其中道則善惡如黑白也

古之人修身以避名今之人飾己以要譽所以古人
臨大節而不奪今人見小利而易守君子人則不然
無古無今無治無亂出則忠入則孝用則智捨則愚
事親孝則專其愛而妻子不能移事君忠則盡其職
而爵祿不足動竭力于親者不必須士類致身于黼
藻太平戡定禍亂可以謂之忠乎苟有隱于君不若
愚下不欺之忠也列侯而封擊鮮而食可以謂之孝
乎苟有違于親不若貧賤養志之孝也

有聖賢之君無忠直之臣則聰明不能達遠雖聖賢
或可欺大哉所謂爲君難

財用足以富國家一夫可爲風俗所以繫治亂非有位君子不能變必欲弭禍亂致太平非風俗淳儉不可
愛君切者不知有富貴爲己重者不能立功名
木有所養則根本固而枝葉茂棟梁之材生水有所養則泉源壯而流派長灌溉之利博人有所養則志氣大而識見明忠義之士出可不養哉故孟子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也
財不難聚也取予當則富足國不難治也邪正辨則不平風不難化也自上及下而風行俗不難革也自

邇及遠而俗變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曲盡其孝以保富貴之策奉君則無往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

士大夫若止以一官之廩祿計則不知其爲素餐請以驅役之卒奉承之吏供帳居處詳陳悉算則凜然如履冰惕然如臨淵有媿于方寸者多矣若于奉公治民之道不加思則竊人之財不足爲盜矣

堂下遠于千里况于九重之深雖堯舜不能知比屋有人能以所聞所見上體人君愛民求治之意委曲

詳陳之則都俞之間可以弭禍亂不兵而致太平也
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謙接物
者強以善自衛者良

爾謀不臧悔之何及爾見不長教之何益
利心專則背道私意確則滅公

能自愛者未必能成人自欺者必罔人能自儉者未
必能周人自忍者必害人此無他為善難為惡易也
子之事親不能承顏養志則必不能忠于君弟之事
兄不能致恭盡禮則必不能遜于長上
家不和無以見孝子國不亂無以見忠臣如是則孝

子忠臣不容見于世也僕竊疑之有人能克諧六親
欽順父母家不使不和莫大之孝也有人能引君當
道將順正救國不使之亂莫大之忠也

嘗謂風俗不淳儉則財用無豐足蓋富貴者奢侈相
尚奉養之外棄廢寶貨窮極土木惟務相勝貧賤者
專于工巧伎藝古所未見一日之直可以獲農夫終
歲之利故棄本逐末耕桑者少而衣食者多求其盈
餘儲積不亦難哉甲冑之士可以責以禦侮州縣之
吏不過委以簿書事君而變薄俗非大有力者不可
婦人悍者必淫醜者必妬如士大夫繆者忌險者疑

必然之理也

費萬金爲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餒者幾千百入處
眇軀以廣廈何如庇寒士以一席之地乎

知足者貧賤亦樂不知足者富貴亦憂

夙興夜寐無非忠孝者人不知天必知之飽食煖衣
恬然自衛者身雖安其如子孫何

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草木者以其有爲耳皮毛齒角
禽獸以用而名香味補瀉草木以功而著人之生也
無德以表俗無功以及物曾禽獸草木之不若也哀
哉

器滿則溢人滿則喪

用心專者雷霆不聞其響寒暑不知其勞爲己重者
不知富貴可以殺身功名可以及後行四通入達之
衢者不迷思大公至正之道者不惑

蠻夷不可以力勝而可以信服鬼神不可以情通而
可以誠達况涉世與人爲徒誠信其可捨諸

歲月已往者不可復未來者不可期見在者不可失
爲善則善應爲惡則惡報成名滅身惟自取之

以德遺後者昌以禍遺後者亡謙柔卑退者德之餘
強忍奸詐者禍之始

卷之六
舜之所以爲孝者有頑父嚚母傲弟人不幸而有此
當克諧如舜不爲甚難孟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爲者亦若是

韓非作說難而卒斃于說豈非所謂多言數窮之戒
耶

屈已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
欲常服者不爭欲常樂者自足

有限之器投之滿盈則溢太虛之空物物自容靜躁
寬猛視量之如何耳

張飽帆于大江驟駿馬于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

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強樂莫大焉

勝于己者可師拙于己者可役愛于己者知善而不
知惡憎于己者見惡而不見善

強辨者飾非不知過之可改謙恭者無諍知善之可
遷

善惡在自爲父子不相授堯爲父而有丹朱舜爲子
而有瞽瞍堯與賢易舜克諧以孝難

與善人交有終身了無所得者與不善人交動靜語
默之間亦從而似之何耶人性如水爲不善如就下
交友之間安可不擇

人之制性當如隄防之制水朝培暮植猶恐蟻漏之
易壞若汎濫不固一傾而不可覆也

近世士大夫多爲子弟所累是溺于愛而甘受其謗
殊不知父當不義聖人猶許子諍子弟不肖而不能
令是納于邪而不知義方之訓也父兄之罪大矣

綺語背道襍學亂性

邪正者治亂之本賞罰者治亂之具舉正措邪賞善
罰惡未有不治者邪正相襍賞罰不當求治亦難矣
哉

不臨難不見忠臣之心不趨利不知義士之節

予奪者上之柄臣不得專賞罰者上之權其可私以
循人乎

天下有正道邪不可干以邪干正者國不治天下有
公議私不可奪以私奪公者人弗服

富貴在天取捨在人在天者聽在人者斷良善者聽
之道謙損者斷之本
富貴以道得伊尹是也貧賤以道守顏淵是也俱爲
聖爲賢負鼎干湯與簞瓢陋巷勞逸憂樂不可同日
而語也

聖賢師心不師迹雖百世而道同後世師跡不師心

雖時同而術異
曰主明五色可以盲其明耳主聰五音可以聾其聰
非耳目之罪心不正則視聽狂聰不聰明不明也
大則治亂邪正小則晝夜死生皆反手耳反邪則正
反亂則治反夜為晝反死則生豈可猶豫苟且而為
哉
耳雖聞目不親見者不可從而言之流言可以惑衆
若聞其言而貽後世恐是非邪正失實
憂國者不顧身愛民者不罔上
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者強辯足以惑衆以無為有以

有為無者便僻足以媚人心可欺天可欺乎

君子獨立而持正故助之者鮮小人挾黨以濟私故
從之者多

君子周身以道小人周身以術

憂天下國家者其慮深其志大其利博其言似迂其
合亦寡其遇亦難吾孔孟是也

趨捷徑者不問大路喜佞言者不親正人

得天地之至和者為君子故溫良慈儉秉陰陽之繆
蓋者為小人故凶詐奸邪

重名節者識有餘而巧不足保富貴者智不足而才

有餘智識明者君子才巧勝者小人
善惡之性不可易如水不能燥火不能濕形色語默
之間善惡自見

古之人孝弟力田行著于鄉州黨族名聞于朝故命
之以官其臨民也安得不豈弟其從事也安得不服
勞其事君也安得不忠

愛身者所以孝于親愛民者所以忠于君

高不可欺者天也尊不可欺者君也內不可欺者親
也外不可欺者人也四者既不可欺心其可欺乎我
心不欺人其欺我乎

溺愛者受制于妻子患失者屈已于富貴

大丈夫見善明故重名節于泰山用心剛故輕生死
如鴻毛

父善教子者教于孩提君善責臣者責于冗賤蓋嗜
慾可以奪孝富貴可以奪忠

爲善易避爲善之名難不患人易犯而不校難

涉世應物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由行草莽中荆棘之
在衣徐行緩解而已所謂荆棘者亦何心哉如是則
方寸不勞而怨可釋

以言傷人者利如刀斧以術害人者毒如虎狼言不

可不擇術不可不擇也
古人畏四知者謂天地彼我必有一知者不得不畏
况處八達之衝為萬目所視畏乎所當畏行乎所無
畏可也
誠無悔怨無怨和無仇忍無辱
為子孫作富貴計者十敗其九為人作善方便者其
後受惠
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庶幾
為君子
為善不求人知者謂之陰德故其施廣其惠博天報

必豐是故圣人惡要譽君子恥姑息

仁言不如仁心之誠利近不如利遠之博仁言或失
于口惠利近或幾于姑息

智大心勞者狂力小任重者踣

知過之為過者恐懼不敢為不知過之為過者殺身
而後已

攫金于市者欲心勝而不知有益惡求珠于淵者利
心專而不顧其沉溺

晝之所為夜必思之有善則樂有過則懼君子人也
晝之所為夜不敢思行險蹈禍以苟僥倖其小人之

徒歟

沽虛譽于小人不若受之于天遺貨財于子孫不若周人之急

私心勝者可以滅公爲己重者不知利物

不欺不吝不隘不强者可與人爲徒

禮義廉耻可以律己不可以繩人律己則寡過繩人則寡合寡合則非涉世之道是故君子責己小人責人

德有餘而爲不足者謙財有餘而爲不足者鄙

愚勝者拙勝巧訥勝辯知此者全身昧此者蹈禍

合天地者或不能周人情圖近利者必知其無遠慮塊土不能障狂瀾匹夫不能振頹俗

蘇張通六國而皆合孔子孟走天下而不遇易進難入王霸之道豈止如霄壤

陶淵明無功德以及人而名節與古忠臣義士等何耶豈顏氏子以退爲進甯武子愚不可及之徒歟巧辯者與道多悖拙訥者涉世必疎寧疎于世不可悖于道

華藻見于外者謂之文今古積于中者謂之學苟見道不明用心不正徒只以文過飾非所以在德行言

語之下

求師問友急于教子弟者始于章句中于文彩終于科第所謂入孝出弟汎愛親仁則溘然冥如行豈不違吾宣聖之言乎

人性如水曲直方圓隨所寓善惡邪正隨所習富貴聲色皆就下不勞習者人若非見善明用心剛強忍力行則决堤壞防不流蕩者幾希

責越人以鞍馬強胡人以舟楫其猶詢民瘼于貴游索寶玩于寒士艱哉

用不節財何以豐民不蘇國何以足

君容而斷臣恪而忠父嚴而慈子孝而敬兄愛而訓弟恭而勞夫和而莊婦貞而順人倫之道盡矣處內以睦處外以義檢身以正交際以誠行己之道至矣飽藜苒者鄙膏粱樂貧賤者薄富貴安素命者輕死生遠是非者惡臧否

不欺暗室者肯自欺于心乎不媿屋漏者肯有媿于人乎不欺于心無媿于人庶幾可以希君子外重者內輕故保富貴而喪名節內重者外輕故守道義而樂貧賤

愛親者保其身愛君者輕其位

飽肥甘衣輕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止者殺身

窮不易操達不患失非見善明用心剛者不能

身之中有小疾痛則鑿卜雜進愈而後已殊不知烹宰物命以快口腹豈不甚于已之疾痛乎戒之哉戒之哉

人有過失已必知之已有過失豈不自知喜是非者

檢人畏憂患者檢身

人以巧勝天天以直勝人

小人詐而巧似是而非故人悅之者衆君子誠而拙

似透而直故人知之者寡

君子小人不並用如董猶不同器用君子則遠小人用小人則害君子

舜耕于歷山伊尹耕于莘野至賢力田見于經傳後世以文學明道其弊至于菽麥不分豈止不知稼穡艱難也哀哉

人以麟鳳比君子以豺狼比小人徒論其表耳麟鳳瑞世而不能移風易俗君子能厚風俗致太平以來麟鳳豺狼能害人其狀易別人得以避之小人深情厚貌毒人而不可防閑豺狼之不若也

善惡之報速則人畏而爲善天網雖勿漏恐太踈則
流中下之性

少不勤苦老必艱辛少不服勞老不安逸

明出處者可以保身輕死生者可以守節

梁棟朽者屋傾賢不肖分者國治上節下儉者財用

足本重末輕者天下平

輕財足以聚人律已足以服人量寬足以得人身先
足以率人

無常德者不可以作鑿存亡所繫耳庸人假鑿以自
誣其初則要厚利虛實補瀉未必適當幸而不死則

呼須百出病者甘心以足其欲不幸而斃則曰飲食
不知禁嗜慾不能節非藥之過也厚載而去死者何
辜焉世無扁鵲望而知死生華佗滌腸而愈疾輕以
性命託庸夫何如畏致疾之因固養其本以全天年
耶嗚呼哀哉

憂患疾痛皆養生善知識放逐閑廢皆仕官善知識
不有憂安知樂可爲戒

女相妬于室士相嫉于朝古今通患也若無貪榮擅
寵之心何嫉妬之有
情相親者禮必寡道相悖者術不同禮簡者誠術異

者爭

人不可無識識暗者小人無識者禽獸小人捨正而起邪假善而爲惡識明者果如是乎禽獸不知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識安在哉

利可共而不可獨謀可寡而不可衆獨利則敗衆謀則泄

火之炎上水之就下順其性則烹飪之功成規旣之利博

越鳥巢南胡馬嘶北物之直情而况于人乎

蓋棺能定士之賢愚臨事能見人之操守

食能止飢飲能止渴畏能止禍足能止貪

猛虎能食人不幸而遇之必巧走以避小人能媚人
人喜與之親不幸而同利害必巧爲中傷毒人而人
不知然机穽之設未若天網之勿漏也

父之教子必以孝君之責臣必以忠子不子臣不臣
安則爲之

以仁爲宅以禮爲門以義爲路居處于是踐履于是
安得不謂之君子

仁義忠信本自修人必欽崇之放僻邪侈本自賊人
必輕鄙之

莫尊于事君莫嚴于事親莫遠于天地鬼神莫疎于禽獸夷狄一于誠則交際之道無不至矣

內不欺于妻子者事親必孝外不欺于朋友者事君必忠

人性如水水一傾則不可復性一縱則不可反制水者必以隄防制性者必以禮法

保生者寡欲保身者避名無欲易無名難

善人種德降祥于天惡人種禍貽殃于後

妻子之書可以示朋友衽席之言可以白神明俯仰無愧君子之樂也

以巧得者不肯以拙守巧過則失以力進者不肯以守退力窮則墜

人欲有所爲不必謀于人當謀于心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若我心爲可則人亦必以爲可或人心有不可爲者我豈可爲耶

孝弟忠信之在身猶金玉寶貨之在室擴而行之于已猶發而施之于人豈不美哉放棄而不知求埋藏而不知用是誰之過歟

天下無甚難事若度已而取量才而授事罔不濟若責糞者修聲瞽者司火非不爲是不能也

大匠掄材梁棟榱桷非一律良醫用藥溫涼補瀉不槩用譬猶造屋瓦者不可爲盤盂鑿柱礎者不可琢璞玉似是而非非工之過用者之不審也
出必告返必面昏定晨省問寢視膳是人子之于親無頃刻忘也今士大夫之家子弟幼則視乳哺長則命師友非不愛也及其一命在身則挈妻携子從事于外以親爲客寄父欲子之進而忘其愛子欲自致顯官而忘其親是父不父子不子豈不爲名教罪人求忠臣于孝子之門固不足誅賢父兄之過亦多矣用過其才則敗事事過其分則喪身

量有餘則不隘力有餘則不乏德有餘則不爭色有餘則不妬

用捨在人不在我行藏在我不在人在我者道在人者時

言心聲也心正者言直心誠者言誕心不公者言不中理心誇大者言不究實

事君如事父以實不以文以誠不以巧尊而畏之愛而敬之尊則不敢欺畏則不敢侮愛則不忍隱敬則不忍犯

伊呂起耕釣傳說舉版築湯文高宗致治之本也漢

高祖得先聖之心故用蕭何追亡臣爲將削平禍亂
與黼藻太平舉措不同

欲飽暖者事農桑興王霸者圖秦晉農桑者衣食之
本秦晉者兵馬之區

卧重冰而厚裯褥耽大慾而備葯石知所患而不知
所畏宴安之惑也

不深耕易耨難以責天時不正心誠意難以服衆議
有違于親者不足以言孝有欺于君者不足以言忠
有慾者無剛有私者無斷

養剛大之氣者不溺于富貴明取舍之義者不戚

貧賤然後可以斷大事立大節豈小丈夫所能

鍛者夏不畏烈火漁者冬不畏寒冰好名者不顧出
危耽欲者不顧生死

貴賤有分大小有量分在天賤不能貴量在人小不
能大君子修己以俟天小人怨天而不度己

憂國者不謀身周人者不私己

君子去取以是非小人毀譽以好惡君子合以同道
小人合以附己

事無大小理在其中當理者必能踐其言而卒于成
理不當者雖詞窮力竭而終于自畫

孝弟忠信立身之大本禮義廉耻行己之先務
竊富貴以巧者甚于穿窬殘性命以慾者過于焚溺
忠言似苦味之則有理捷徑似直行之則背道忠言
難于求之直道惟可行已

藻嘗謂踐履之學見于日用其本在于正心誠
意其効小用之以齊家大用之以治國是乃聖
賢相授受之心法也河內李公太中先生著省
心雜言一編以貽訓子孫始終不離乎孝弟忠
信仁義道德之說踐履至到發而爲言簡而有
法與大學篇相表裏先生不以藻爲愚暇日出
所藏以相付授竊恠子房跪而進履老人夜半
授以兵書未免教以殺人雖富貴可獵取非藻
所願學焉是書也實聖賢心法所寓如老子之
言道德聖人將有取焉乃刊而集之以公其傳

行山錄言
吁今之學者文有餘而實不足涸源感本能踐
其言者鮮矣微此書何以見聖賢之心法也夫
門生右奉議郎權通判興元軍府主管學事兼
管內勸農事賜緋魚袋馬藻跋

人有過已必知之已有過豈不自知喜是非者
檢人畏憂患者檢身善哉言乎此省心之要法
也李公生于太平之世富貴之家老于南遷之
後故其所自得者如此嘉泰甲子二月戊午江
陵項安世謹書

也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可畏也
哉今李氏之孝省察之功見于日用者如此其
殆庶幾乎嘉定壬申歲重陽節日荆江樂章書
先大父敷文平居自號省心雜言一編皆箴規
訓戒之辭岐剛兒童時尙及見其手藁板行于
蜀名公鉅卿書其前後者非一士大夫愛重之
以其本刊于池陽于新安皆以爲大父之文也
嘉定戊辰岐岡調官都城見書坊有刊小本鬻
于市以爲林和靖之作按和靖處士隱于西湖
以詩名坡谷淮海皆稱道之設有此書諸公樂

善好賢豈不揄揚而贊美之而和靖畧無一字
自叙一以爲品題者不知妄人俗子何所據而
云然甚可怪也岐岡適守邵陽敬以舊本摹寫
正之惑使來世鴟冠晏子春秋之疑尙于是乎
可攷嘉定壬申仲秋孫奉謙良通判邵州軍州
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緋魚袋權州事岐岡
拜手謹識

景初四世祖提刑敷文乃丞相文和公之介弟
生長太平中更憂患稟賦厚而神氣正識見遠
而界限明抱負偉而發舒奇經涉多而酬應定

人不知其爲貴人也是以仕建紹間歷事三朝
險夷一節疊被玉音褒寵曰朕知卿所至有愛
民之謔又曰卿平素愛民一時縉紳歆羨年踰
耳順力上掛冠之請人以比漢二疏優遊林下
壽踰八袞人以比洛中諸老晚年書所見于坐
右凡數十條以訓子孫名曰省心雜言明白洞
達沉著痛快雜之語錄中莫辨刊行已久景初
王父通守古邵亦嘗鑿梓不自意萬里流落之
餘往蹇來連連山水郡唐韓昌黎劉賓客我宋
濂溪周元公南軒張宣公或官遊或客寄轍跡

猶香膏馥沾勾士皆希古則是編又且鏡梓昔
五峰胡先生論通書之指人但見其書之約而
不知其道之大見其文之真而不知其義之精
見其言之淡不知其味之長雜言以之東坡蘇
先生作王氏三槐堂記嘉其四世孫鞏好德而
文以世其家景初媿烏敷文公名與字及出處
大槩見諸太史氏書墓今併刻之省心乃其通
號文和公名邦彥擢進士第一寔政和宰相云
景定大三年太歲壬戌良月朔旦四世孫朝散
郎知連州軍州事節制屯戍軍馬提率民兵借

紫李景初拜手謹跋

雜言共二百二十八條小子曾芳復之熱之日
夕筮仕蒼梧在輿則見其倚于衡猶以六經佐
三尺法下元日景初又識

三國雜事卷上

宋 唐庚 撰

綿州李調元雨村校

諸葛丞相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各一道

學者責孔明不以經書輔導少主乃用六韜管子申韓之書吾謂不然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知畧爲先後主寬厚仁義襟量有餘而權畧智謀是其所短當時識者咸以爲憂六韜述兵權畧計管子貴輕重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矣藥無善惡要以對病爲妙萬金良藥與疾不相值亦復何補哉

法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一飯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或言其太橫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進退狼跋賴孝直為輔翼今翻然翺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使不得行其意耶孫盛評曰威福自下亡國之道安可以功臣而極其凌肆諸葛氏之言于是失政刑矣

秦昭王以范雎之故至質平原君移書趙王以購魏齊之首李廣誅霸陵尉上書自劾武帝詔曰報恩復讐朕之所望于將軍也復何疑哉國家郭進為西山

巡檢

案西山原本作山西今據宋史郭進傳改正

民訴進掠奪其女太祖

怒曰汝小民配女當得小民今得吾貴臣顧不可耶

驅出之

案宋史李漢超傳漢超仕關南人有訴漢超強取其女為妾及貸而不償者太祖召謂之

曰漢超朕之貴臣為其妾不愈于農婦乎責而遣之密諭漢超曰急遣其女并所貸朕姑貫汝勿復可也漢超感泣誓以死報據此則奪女事乃是漢超所為此云郭進疑一事而傳聞異詞而三人者

卒皆有以報國古之英主所以役使豪傑彼自有意義孫盛所見者小矣

董昭建議曹公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苟或稱曹公與師本為朝廷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曹公由是不平或以憂卒論者曰或

叶規曹氏

案叶字三國志註作協考許慎說文解字曰協或作叶則本一字而異文

以傾漢祚晚節立異無救運移

管仲相桓公伐山戎伐陳蔡伐楚伐晉其意欲尊周耳而桓公遂有封禪之志文若依曹公平青徐平許洛平河朔平漢南其志欲尊漢耳而曹公遂有九錫之議管仲知封禪之不可許也故設詞以拒之文若知九錫之不可長也故遜詞以却之管仲幸故桓公從其說以全勤王之功文若不幸故曹公不用其語以成竊國之禍究其終始幸與不幸異耳用心豈不同耶論者何得非之

華歆邴原管寧相善時人號爲一龍歆爲首原

爲腹寧爲尾魏畧云

邴原管寧皆盛德之士而歆爲之首則歆之爲人可知矣漢書稱伏后之廢操使歆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歆破戶發壁而入此豈盛德之士哉操雖奸雄然用人各當其理方是之時魏氏羣臣如董昭夏侯惇賈詡程昱郭嘉之流爲不少足以辦此何至使歆爲之歆果賢耶操決不敢以此使之以此事操則歆決不得爲賢者陳壽作原傳稱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初不及歆至作寧傳又稱與原歆相友豈三人相友而歆獨無操尚乎朋友出處不齊理宜有之

操尚不同則非所以為友矣此余之所未解也夫

建興五年丞相亮出屯漢中

是歲丁未魏之太和元年吳之黃武六年也魏明帝
即位既已逾年君臣無間前此吳人攻夏口圍石陽
不克是歲保境不動初孔明說先主以保有荆益西
和諸戎南撫夷越外交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
遣上將向宛洛而將軍身出秦川則霸業可成漢室
可興矣孔明始議如此至是天下寧有變耶而遽有
此舉何哉

曹公征烏丸遣使辟田疇疇戒門下趨嚴門人

問曰昔袁公禮命五至而君不屈今曹公使一
來而君若恐弗及何也疇笑曰此非而所知也
即隨使者到軍

或曰田疇辭聘于袁氏從辟于曹公門人怪之疇笑
而不答何也曰難言也昔漢明帝問于吳良曰先帝
召卿不至反從驃騎遊耶良曰先帝以禮待下故臣
得以禮進退驃騎以法檢下故臣為法屈耳疇之用
意蓋亦如此是時袁氏政寬故疇可得不至曹氏刻
急故疇不敢不來來非慕義故終身不受封爵疇雖
不言言在其中矣

曹公定鄴祠袁氏墓哭之流涕孫盛評曰先王
誅賞將以懲勸而盡哀于逆臣之家爲政之道
躓矣匿怨友人前哲所恥稅驂舊館義無虛涕
道乖好絕何哭之有漢祖失之于項氏曹公遵
謬於此舉百慮之一失也

禹見刑人于市下車而哭之况劉項受命懷王約爲
兄弟而紹與操少相友善同起事而紹又盟主乎雖
道乖好絕至于相傾然吾以公義討之以私恩哭之
不以恩掩義亦不以義廢恩是古之道也何名爲失
哉孫氏之論非但儕學也蓋亦可謂小人矣

章武三年四月先主崩于永安宮五月後主襲
位于成都改元建興

人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三年五月改爲建興此
陳壽所以短孔明也以吾觀之似不爲過古者人君
雖立尚未卽位也明年正月行卽位之禮然後書卽
位而稱元年後世承襲之初固已卽位矣稱元年不
亦可乎故曰不爲過也古者人君襲位未踰年不稱
君故子猛不書王子般子赤不書公後世承襲之初
固已稱君矣稱元不亦可乎故曰不爲過也春秋之
時未有一年而二名者如隱公之末年卽名之爲十

三國雜事卷五
一年矣不可復名爲桓公元年自紀元以來有一歲而再易者矣有一歲而三四易者矣豈復以二名爲嫌而曰不可乎故曰不爲過也非特此也今之所謂元年者某君之一年也故必踰年而後稱之如前所云後世所謂元年者某號之一年耳嗣位而稱之可也踰年而後稱之亦可也

建安十三年曹公自江陵征備至赤壁與備戰不利退保南郡

世之爲將者務多其兵而不知兵至三十萬難用矣前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剪項籍二人而多多益善者獨韓信能之其餘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趙括以四十五萬敗于長平漢初合五諸侯兵五十六萬敗彭城以三十萬困于白登王恢引三十二萬伏馬邑無功王邑以百萬敗于昆陽黃巾以百萬敗于壽張符堅以八十萬敗于合肥隋以九十萬敗于遼東其衆愈多其敗愈毒然猶有可諉者曰將不善若曹公可謂善將矣復以水軍六十萬號稱八十萬而敗于烏林是歲戰艦相接故爲敵人所燒人衆屯聚故疫死者幾半此兵多爲累之明驗也以高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衆則水軍六十萬當得如

高祖者六人乃能將之高祖豈易得哉其敗也固宜
曹公征下邳擒關羽以歸禮之甚厚而察其心
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情問之羽嘆曰極知
曹公待吾之厚然吾受劉將軍之恩終不可留
要當立效報曹公而去及羽破顏良曹公知其
必去厚加賞賜羽悉封還拜書告辭歸先主于
袁軍左右請追之公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
羽爲曹公所厚而忠不忘其君可謂賢矣然戰國之
士亦能之曹公得羽不殺厚待而用其力可謂賢矣
然戰國之君亦能之至羽必欲立效以報曹然後封

還所賜拜書告辭而去進退去就雍容可觀殆非戰
國之士矣曹公知羽必去重賞以贖其歸戒左右勿
追曰彼各爲其主也內能平其氣不以彼我爲心外
能成羽之忠不私其力于己是猶有先王之遺風焉
吾嘗論曹公曰是人能爲善而不能不爲惡能爲善
是以能享國不能不爲惡是以不能取天下

黃初二年八月魏遣太常刑正持節策權爲吳
王加九錫權受之

是歲吳蜀相攻大戰于夷陵吳人卑詞事魏受其封
爵恐魏之議其後耳而魏畧以爲權有僭意而自顧

位輕故先卑而後倨之先卑者規得封爵以成僭竊之基後倨者冀見討伐以激怒其衆且吳至權三世矣其勢足以自立尚何以封爵爲哉受封爵則君臣矣供職貢矣除邊關矣國有警急以事聞無得擅興兵攻擊矣羽書至則悉甲士從征矣非身入朝則遣侍子入宿衛矣彼藩國同然無足怪者一不從命則王師至討有詞矣然後發兵拒戰是抗上矣尚安能激怒其衆也哉旣而魏責任于權不能堪卒叛之而爲天下笑方其危急之時羣臣無魯仲連之識出一切之計以寬目前之急而陳壽以勾踐奇之勾踐專

吳則嘗聞之矣受吳封爵則未之聞也

魏明帝問黃權曰三國鼎立何者爲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爲正往歲熒惑守心文皇帝崩吳蜀平安此其證也

權推魏爲正統未必不然然權初無他說一以天文決之此非予之所敢知也黃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心爲天王位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于永安宮而二國皆自如天道豈易言哉晉天文志稱二石雖僭號其強弱常占昴宿尤關太微紫宮然以載記者之流星入紫宮而聰殞彗星掃太微

而符堅敗熒惑守帝座而呂隆破故知推論正統固自有理也晉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江東無故而季龍頻年閉關此復是天公憤憤無皂白之記也噫人之責天亦太詳矣爲天者不亦難哉

先主攻劉璋所至輒克置酒大會于涪謂龐統曰今日之會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曰武王克商前歌後舞非仁者耶

涪之役陋矣何足論哉至于樂與不樂之義則有可得而言者傳曰師有功則奏凱歌又曰戰勝以喪禮居之二義孰是吾聞聖人無心以百姓爲心其戰也本所以憂民之憂其勝也不得不樂民之樂故師有功則奏凱歌此不足怪者然道失而後德德失而後仁仁失而後義義失而後禮道至于禮其去本遠矣而况于兵乎故戰勝以喪禮居之亦無足怪者言樂與不樂皆未之盡也古之處此者外則歌舞而內以喪禮居之

黃初四年司徒華歆司空王昭尚書令陳羣太史許芝謁者左僕射諸葛誕各有書與諸葛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不報

魏之羣臣可謂不學無術而昧于識慮矣使其學術識慮有如漢蕭望之者當不爲此舉動也漢宣帝時呼韓歆塞稱藩望之議以客禮待之使他日遁去于漢不爲叛臣宣帝從之蓋方是時匈奴雖衰然素號敵國非東甌南粵比也名分一正遂不可易他日叛去何以處之發兵誅之則勢有所未能置之不問則無以令天下故方其柔順之時待以不臣之禮非獨示以謙德蓋將爲後日久遠之慮也魏之自視何如宣帝吳蜀雖弱不至如呼韓之時彼來稱藩猶當待以弗臣况未服而強之耶前此加權封爵而爲權所感侮今復喻蜀稱藩爲亮所不答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者不如是之勞也

興平二年袁術僭號于九郊置南北郊是時荊州牧劉表亦郊祀天地漢不能制

惟天子祀天地于郊惟魯得用郊郊祀之禮聖人之所甚重而後之亂人欲爲大盜于天下未嘗不先盜其所甚重者此莊老之徒所以有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之說也至揚子之論則又不然秦人祀白時周不卽禁卒舉天下而與之名分所在不得不重夫莊老之說儒者固已非之而揚子之論亦復有所未盡揚

子惟知嚴名分以臨天下而不知能保天下者然後能守名分秦人之祀白時周非不欲禁之力有所不能也然則欲守名分者先勉其所以保天下者哉

諸葛孔明說先主以跨有荆益保其岩險天下變則命一上將以荊州之軍向宛雒而身率益州之衆以攻秦川先主稱善

高祖既破陳豨還至維陽歎曰代居常山北而從山南有之遠乃立子常爲代王以代郡雁門屬焉地固有封境雖接而形勢非便者矣荊州在山前距蜀五千餘里而蜀從後有之其勢實難非獨不能有荊州

也雖得秦川亦不能守何者梁益險絕蓋自守之國而不可以兼并凡州之在山外者尺寸不能有此高祖所以棄漢中而取三秦也

權欲令太子登讀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張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劉備教禪以漢書而權亦令張昭以漢書授其子登世以權備之智不足以知二帝三王故其所以貽謀止于如此是大不然伊尹之訓太甲也稱有夏先后而不及唐虞周公之戒成王也稱商三宗而不及唐虞豈伊尹周公之智不足以知堯舜禹哉亦取其近

于時切于事者而已權備之知誠不足擬伊尹周公
至其教子不忽近而慕遠不貴名而賤實此亦伊尹
周公之遺法也

漢晉春秋曰孫皓聞羊陸和交以詰于抗抗曰
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于祐無傷也或以
祐抗爲失臣節兩譏之

親仁善隣者國家之事出奇克敵者將帥之職羊陸
以將帥之職而修國家之事此論所以譏其失節也
竊謂不然兵固多術矣有以力相傾者有以智相傾
者有以德相傾者是亦出奇而已矣何名爲失節哉
然晉陽秋以爲羊陸推僑札之好茲又過矣兵家詭
道何僑札之有就如所云乃不足貴何則非吳鄭之
使而敦僑札之分處方面之任而私禁外之交此非
以稱羊陸之美也

三國雜事卷下

宋唐庚撰

綿州李調元雨村校

操征柳城備勸劉表襲許表不能用
挾天子令諸侯其事始於齊桓晉文而齊桓晉文未
嘗遷惠王襄王於齊晉也除難定亂興滅繼絕功效
既著諸侯自服耳董卓以獻帝居長安李茂貞以昭
宗幸鳳翔發號施令動以制詔為名然而天下諸侯
羣起而攻之何也無尺寸之功以取信於天下而有
劫主之名以負謗於諸侯則天下諸侯羣起而攻之
亦固其理也使表能勤王如桓文邪雖不襲許何害

其爲令諸侯哉如其不然雖襲許適足以致諸侯之師而已董卓李茂貞是也

亮出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響應會馬謖敗三郡不守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天下謂漢全盛時日月所照橫目之民皆漢赤子其後德薄不能保有黎庶則舉江以東而投之吳割渭以北而捐之魏則民不棄漢而漢棄其民亮出祁山三郡望風響應而亮不能守則亮負於民而民不負亮方是之時固當集其所獲之衆痛自引咎而謝遣之使疇隴之民曉然皆知吾心則後日之舉不思其不至如其不然在彼猶在此也而亮拔西縣千餘家遷之漢中旣不足以傷敵而使無辜之民流離轉徙違其宗族去其墳墓豈三郡所以響應之意哉此雖邊部之常然於孔明則有不應爾者此吾所以爲之惜也

孫亮太平二年宗室孫基盜乘御馬付獄侍中刁元奏曰基法應死然魯王早終唯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奈何以情相迫邪當思可以釋此者元曰赦有小大或天下或千里或百里隨意所及乃赦宮中基得以免

之君臣可謂上下皆失其分矣漢王諸侯王有梟

當誅丞相御史典克宗正廷尉奏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其與列侯二千石議之於是丞相御史等又奏臣等謹典列侯二千石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其廢勿王或削地若干夫論如法者有司以法守不忍致法者人主以道揆今亮人主也而論法元有司也而論情故曰吳之君臣可謂上下皆失其分矣

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備周瑜言備梟雄不宜以土地業之

漢時荊州之地爲郡者七劉表之歿南陽入于中原而荊州獨有南郡江夏武林長沙桂陽零陵備之南奔劉琦以江夏從之其後四郡相繼歸附於是備有武林長沙桂陽零陵之地曹仁旣退關羽周瑜錯處南郡而備領荊州牧居公安則六郡之地備已悉據之矣其所以云借者猶韓信之言假也雖欲不與得乎魯肅之議正合良平躡足之幾而周瑜獨以爲不然屢勝之家果不可與料敵哉

建安二十年先主居公安使關羽爭荊州會曹公征漢先主恐失益州與吳連和分荊州引軍

還蜀

曹公征漢中先主聞之與吳連和分荊州是矣引軍還蜀非也是時蜀有南郡之地而先主以蜀兵五萬居公安若進據襄陽而羽帥五萬之衆以襲許卷甲疾趨五日而可至事成則天下未可量不成則漢中之師不攻而自退此兵法所謂攻其所必救者初曹公征柳城備勸表以襲許及備有荊州亦不能辦此信天命有在哉

孫權稱尊議者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絕之孔明以爲未可

或曰孔明之不絕吳權耶正耶曰正也非權也六國之時諸侯皆僭矣孟子以爲有王者作不皆比而誅之必教之不從而後誅之然則未教之罪王者有所不誅孔明之勢旣未能有以教吳則吳之僭擬未可以遽責此王者之法也非權也

吳欲以兵萬人討樊伯權問潘濬濬言五千兵足以禽伯因論伯可破狀權奇其言遣將五千斬平之

權克荊州將吏悉降而濬獨堅卧不屈權與致之濬伏床而泣悲不自勝其於所事何其厚也旣而樊伯欲以武林自拔歸蜀濬爲權畫策卒自將討平之其

所厚又何薄也意者在君爲君有不得而然者乎吾
聞樂毅去燕適趙趙欲與之伐燕毅泣曰昔之事燕
猶今之事趙也毅若獲戾放在佗國終身不敢謀趙
之徒隸况其國乎使樂毅愚人也則可樂毅少知事
君則濬不得無罪矣

晉侍中荀勗中書令和嶠奏使著作郎陳壽定
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爲二十四篇號諸葛氏

集上之

魏文帝卽位求孔融之文以爲不減班楊晉武帝踐
阼詔定諸葛亮故事而比之周誥融旣魏武之讎恨

而亮亦晉宣之仇敵二人之言宜非當時之所欲聞
而並見收錄惟恐其墜失蕩然無忌猶有先王大公
至正之道存焉此吾所以特有取於魏晉也

魏明帝卽位撫軍大將軍司馬懿鎮軍大將軍
陳羣征東大將軍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真並開
府

漢初置丞相御史府後置三公府將帥出征置幕府
軍罷卽廢不常置也今魏旣置三公而懿等並爲大
將軍開府京師此何理也公室之卑蓋自此始矣蜀
將李平聞懿等開府辟召以說孔明孔明鄙之是時

中原人物推陳長文爲第一今長文亦爲此餘無足道矣

建安十八年漢帝詔并十四州復爲九州
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欲卑公室而奪
之權曹操諷漢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廣冀州
而益其地夫引經術稱古誼者固未必皆姦人而姦
人之欲濟其邪謀者亦未嘗不引經術而稱古誼旣
不可以盡信亦不可以皆疑要在乎察之而已

龐統說先主取益州先主曰今與吾爲水火者
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
吾以忠每事相反乃可成爾以小故而失信於
天下吾不爲也

寬勝急仁勝暴忠勝譎然操強而備弱宜勝而反不
如者何也操蕙稗者也備五穀之不熟者也五穀不
熟固不若蕙稗非謂寬仁忠信不能勝急暴譎詐也
備不能勝操耳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青龍三年張掖出石圓廣一丈六尺高一丈七
尺一寸圍五丈八尺蒼質而白理有若麟者若
鳳者有若虎者有若牛者有若人馬者有若八
卦列宿字彙者其字讀而不可曉時人以爲魏

晉之符

河圖洛書之說歐陽永叔攻之甚力今觀此圖與河圖洛書亦何以異惜乎時無伏羲神禹故莫能通其義而陋者以爲魏晉之符彼魏晉何足道安知其非八卦九疇之類也造化之所爲猶有幸不幸焉而況於人乎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蘇則爲金城守聞魏氏代漢發服悲哭孫盛評曰士不非其所事不事其所非旣以策名新朝復懷貳志豈大雅君子出處之分哉

魏氏受禪漢帝尚存縞素舉哀誠爲輕脫然盛謂貳志茲又過矣箕子過故商墟感宮室毀壞傷之欲哭以方朝而不敢季札哭王僚而事闔廬晏子哭莊公而事景公哀死事生以待天命此人臣之分也何得謂之非其所事而事其所非乎孫盛梟音使八聞而惡之

諸葛亮聞張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日吾得之矣是人清濁善惡太分明也

善惡大明誠取敗之道然人之禍敗有以其道得之者有不以其道得之者若張溫之敗可謂不以其道矣尚安可以推求其故哉

魏文帝賜羣臣沒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歎
息孫盛評曰子路私饋仲尼毀其食器田氏盜
施春秋著以爲譏孛戮之家國刑所肅縱在哀
矜理無偏宥歆居股肱之任當公言於朝而默
受嘉賜獨爲君子可謂匹夫之仁蹈道則未也
孫盛以刻薄之資承學於草竊亂賊之世性習皆惡
故其論議類皆如此夫見牛未見羊孟子所謂仁術
也何名爲偏宥哉使盛爲廷尉於魏文之時則歆當
以私饋盜施誅矣東晉之不用盛不爲過也

陳壽曰蜀不置史注記無官以故行事多遺災

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爲政若此之類猶未周
焉

禮記人君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周禮建官
備矣獨不聞有所謂左右史者雖有太史然不以注
記爲職是時諸侯皆有史豈天子獨闕乎春秋之時
卜田宅者占雲日者皆稱太史則太史殆陰陽家流
然書趙盾者書崔杼者亦稱太史則太史又似掌注
記者蓋方是時學者通知天人而卜興廢者亦不純
用蓍龜太史伯以祝融之功而推楚國之必興太史
趙以虞舜之德而占陳氏之未亡其議論證據有絕

人者故陰陽注記得兼掌之漢司馬談父子爲太史
令以論著爲已任而又掌天官則兼掌之効於茲可
見魏晉之際始置著作郎自是太史之職分而爲二
孔明之時未也按後主景輝元年史官奏景星見於
是大赦改元而曰蜀不置史妄矣

景初元年有司奏魏得地統宜以建丑爲正遂
改是年三月爲孟夏四月

世言夏得人統以建寅爲正商得地統以建丑爲正
周得天統以建子爲正其說非也以堯典羲和舜典
巡狩觀之唐虞之世固以建寅爲正矣至夏后之時

其法允備其書傳於後世謂之夏小正孔子得之於
杞以爲可用非謂建寅之正自夏后氏始也至成周
時始用建子爲正然猶不廢夏時謂之正歲後之學
者以爲夏以建寅爲正周以建子爲正商居其間不
應無所變改因以意推之曰商以建丑爲正而三統
之說興焉夫夏后氏以建寅爲正吾於論語見之矣
論語曰行夏之時周以建子爲正吾於春秋見之矣
春秋書十月降霜殺菽三月無冰商人以建丑爲正
於經旣無所見於理亦復不通夫以建子爲正者取
二十四氣之首也以建寅爲正者取四時之首也以

建丑爲正其取義安在哉是以知其不然

建安十八年先主進軍圍雒縣龐統爲流矢所

中卒先主言則流涕

龐德公以孔明爲卧龍以士元爲鳳雛則士元之齒當少於孔明孔明卒時年五十四而士元先卒二十有二年則士元物故尚未三十也豈不惜哉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始王漢中是歲關羽卒明年黃忠法正卒又明年張飛卒又明年馬超馬良卒基業未就而一時功臣相繼淪謝如有物奪之者明年後主踐阼而舊人獨有孔明趙雲後七年雲卒又五年孔明卒

而勲舊於是乎盡正卒時四十五超四十七良三十五自餘不著其年飛傳稱少與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則飛卒時年纔五十許霍峻年四十二此數傑者皆以高才早逝而譙周至七十餘而終天不祚漢明矣

原序

自書契之興代有注記後聖有作而言
動之記多矣自當時之諸侯國各有史一
言一動罔不畢載如四方之志外史掌之天
子之言動天下之幾也諸侯之言動一國之
幾也合諸侯之言動亦足以觀天下之幾焉
有源有流不可遺也昔者孔子適周觀禮
晚而有述焉上古之初不可詳已著其變之
大者易所載十三卦聖人是也至於書斷自
唐虞定其深切著明者為百篇蓋嘗欲

三國紀年
脩三代損益之禮以待後聖是故之祀之
宋而典禮無復存者如孔子屢歎之周封
二王之後使各修先王之禮物庶幾後世有
改焉夫豈知其至此極哉於乞妃定周禮
又刪取周家之詩以具其興亡而列國之風
化繫焉於後古詩之存者無所復用矣初
周室東遷而霸道興當此之時天下邦共猶
知有王而弗克事也如孔子有東周之志
焉魯周之宗國也孔子嘗三得於魯矣魯
用天下之禮樂非周之心也蓋孔子於舉

而還周而弗克三考之不便於魯久矣夫
僭別家臣竊如樂與三家共隳之焉氏之
不隳非孔子之憂也孔子之不用奈何其終哉
陳恒弑其君告諸天子以及才伯而討之可以
震動天下矣魯君不聽孔子傷其憂之不
可為也舉其意而寓之春秋春秋事變之
衡石世變之砥柱也如春秋易之著書如百
王於是取則焉漢興九十條載司馬遷世為
史官定論述之禮為司馬氏史記其所存高
矣出素任情而可法也史氏之失其源流自

遷始矣故自麟趾以來上下各五六百年其
 變何可勝道散法天地之間學者自為終
 矣夫善可為法惡可為戒文足以發其君子
 小人類似之情治亂興衰之迹使來者有稽
 焉愈於無史矣豈可謂史法具於此哉先主
 君臣懷漢事之心庸可沒乎魏氏之代漢
 也得與後而不以其道廢之夫若也孫氏僭
 強江左自為一國之雄於是乎魏不足以為天
 下矣陳壽何惡何取焉漢書有紀其辭如
 傳條章不為書也詔疏之方志也志曰漢

昭慈女君臣之志也魏實代漢吾以法紀
 之魏之條章法度晉承之以有天下於是
 乎有書其詔若疏也有志其臣若子也吳
 與漢同彼之不猶同辭也志曰吳略若女自
 立也今漢魏吳而耐之天下豈可無正也魏
 終不足以正天下於是為三國紀年終焉嗚
 乎漢之有魏魏之有晉晉之有五胡漢之
 考所以知之矣龍川陳亮序

三國紀年序畢
漢昭烈皇帝
陳亮撰

三國紀年

宋

陳

亮

撰

漢昭烈皇帝

陳子曰諸葛亮言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可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穉歸蹉跌曹丕稱帝其君臣反復於天意人事之際亦可悲哉方漢帝以山陽公賓於魏或曰崩昭烈撫膺大慟始議舉大號尚書令劉巴主簿雅茂皆以為示天下不廣前部司馬費詩爭之

尤切其畧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易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已入關猶逡巡不敢當况今殿下未出門庭耶昭烈以為非是左遷詩部永昌從事

漢後主

陳子曰以後主之庸而處陰疑於陽之際泰然安之而不疑雖諸葛亮之足任要豈後世之所謂庸主哉亮死漢事不可為矣蔣琬費禕亦相繼殂謝漢氏之區區遺文猶不使之自託地上耶天命果可畏哉

諸葛亮

陳子曰初漢置御史大夫下丞相一等其後有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往往以宦者為之成帝時始更用士人中興雖置三公而臺閣實專國命昭烈在蜀以國政歸丞相其侍中中書令尚書令有所謂僕射黃門侍郎者更為輔導天子之官諸葛亮以大公之道一整綱紀明白洞達民用其情方連歲出征而平世之文未遑具舉是以條章多闕非獨注記之失也論者稱其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死生成敗要何足論王者之不作天猶以為未疏哉

龐統法正

陳子曰天下方亂劉表以同姓坐觀非望如惓惓漢事者取以駐足何名非義而況於劉璋乎當此時曹氏代漢之形成矣不取是厚其資也武王之代商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統正策士也發揚蹈厲之志非太公孰當之哉

關羽

陳子曰余論次羽事至于禁等七軍之沒未嘗不痛恨於呂蒙也當是時羽威震華夏許下之民負擔而立使羽捨樊襄陽乘銳兵徑進許以曹公之雄豈能禁方張之勢哉兵挫堅城之下而徐晃得行其志矣諸葛亮不可出蜀龐統法正之死天真無意於漢哉

魏武帝

陳子曰東漢之衰賢人君子相繼就戮桓靈於是乎不君矣魏武猶藉漢以今天下豈高光遺澤猶有存者耶法令不必盡酌之古要以必行蓋當時苦於無政久矣漢雖終禪而剪除異已不亦勞乎其子文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參之是時非過論也

魏文帝

陳子曰世以文帝論漢孝文為過賈誼非其失君人

之度余讀其論至於欲使當時累息之民得闊步高
談無危懼之心未嘗不為之三復也於是時吳蜀爭
帝中國庶幾乎息肩矣是以在位七年而謚曰文也

魏明帝

陳子曰帝生數歲武帝甚異之曰我益於爾三世矣
好學多識特留意法理口吃少言未嘗接識朝士即
位之數日獨與侍中劉燭終日欵語燭出語人曰秦
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其東西征伐大營
宮室之意壯矣要亦何嘗拒高堂生諸人之陳哉

齊王

高貴鄉公

常道鄉公

陳留王

陳子曰余論次魏之本紀睹其維持王室之計矣曹
爽顧足以當斯時乎王凌以齊王受制於司馬懿欲
更立長君其子廣獨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曹爽以
驕奢夫民何晏虛華不洽丁畢桓鄧雖竝有宿望皆
專執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事不下
接民習於舊而莫之從故雖勢震天下同日夷戮名
士減半而百姓安之失民故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
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植勝已修先朝之政令以恤民
為先父子兄弟竝握兵柄未易亡也魏於是不可為
矣

荀彧

陳子曰曹公有言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使充此言不亦文若之心而天命將安所歸乎不待其定而開數百千年盜賊之謀死固將輕於鴻毛者何至不容文若一言乎齊威之心暴白於葵邱之會賴限於周制之不易裂耳其初管仲豈不知之而不忍天下之為夷也余論次文若事具有本末蓋明於天下之大勢而通古今之變者也世徒以智計歸之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荀攸

陳子曰攸隱於智者也可以為智矣攸不能安董卓之禍漢魏之際豈其心哉以文若之力因事以導之而卒不能正也攸於是智隱矣

賈詡程昱郭嘉董昭

陳子曰漢室再亂於賈詡終於董昭至於左右前後以成魏之霸業者昱嘉之謀為多而曹公尤痛惜嘉之死也

始詡察孝廉為郎以病免還至汧道遇叛氏同行數十人皆已就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我死汝別埋我家必厚贖我氏盡殺餘人而釋詡時太尉段熲威震西土而詡非其外孫也詡之智大抵如此

鍾繇華歆王朗

陳子曰當曹公之末年天下無復為異者矣及文帝山陽之際雖朗等皆以為魏真受命也是以甘心相之而無愧色不然身為一時儒宗豈其無耻至此乎然則吳之自立其亦差強人意也哉

陳登田疇

陳子曰登非自屈於曹公者其心直以為為漢耳疇能以志義自免使登及疇時又將安所出乎以知世之亂而使志士思避就之計豈不甚可懼哉

崔銑毛玠

陳子曰天下之厭亂久矣故曹公之興士無巨細咸起而附之使其聽天命之所歸二子之所以重魏者顧不多哉

袁渙

陳子曰此皆漢末守志行義之儒也而盡為曹公用彼其心豈有所利哉始渙嘗慨然歎曰漢室陵遲亂無日矣苟天下擾攘逃將安之若天未喪道民以義存惟彊而有禮可以庇身乎凡諸儒之所以自處者審矣而曹公亦可謂盛哉

劉燭蔣濟劉放孫資

陳子曰以陳平之智高初猶憂其詳於避就而緩急
不知所仗也放資遂以仕稷輸入尚何疑乎濟徒知
專任之非而不知後此及當其禍卒亦不能
有所為也燭於其間最號為智而竟以智窮智其足
恃乎

夏侯元季豐張緝

陳子曰夏侯太初處死生禍福之際而不動石不虛
得也而遇非其時矣二子之死義乃與太初同命尚
何憾乎

王凌令狐愚母邱儉諸葛誕

陳子曰司馬氏之禍舉天下皆安之四子者獨以義
死豈惟魏之純臣哉至其發不待事奮不及機遂巡
就圍以冀天下之有變此所謂有忠憤而無遠畧明
於義而不知其變者也而王廣亦與此禍何其悲哉

稽康阮籍

陳子曰司馬氏非有大功於魏也乘斯人望安之久
而竊其機耳籍康以英特之資心事犖犖宜其所甚
恥也而羽翼已成雖孔孟能動之乎死生避就之際
固二子之所不屑也

司馬懿司馬昭司馬師

陳子曰以余論次司馬氏之事魏之天下非司馬氏不能安也民心要何常哉飽食以嬉不知堂厦之為適負戴而疲勞望婆婆之木而憩焉往往忘去木固不可以久也又將安所底止乎余為之掩涕而魏書終焉

吳武烈皇帝 長沙桓王

陳子曰武烈自奮於小吏竟摧董卓以彼忠憤何乃進退俯仰於袁術之手漢末愚儒守文之弊蓋成風矣亦所以啟桓王之翻然翱翔者哉諸葛亮稱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胷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然自古英豪非履險知難往往不能濟要之成敗禍福亦相生於無窮哉

吳大皇帝

陳子曰初大皇不直魏武破之赤壁末年始上書稱說天命魏武笑曰是兒欲頓吾爐火上耶然自是與之通矣文帝樂其稱臣而遂安之故坐取荊州而植功於魏有事秭歸而無後憂及吳蜀之勢儼然矣於是通好而絕魏大皇之稱號也漢衛尉陳震實來大皇與震軟血壇上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蜀吳充冀

并梁屬之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

會稽王 景皇帝 歸命侯

陳子曰大皇之立國豈有中國之志哉君臣上下畫
江之慮精矣其流風遺澤固足以後亡也雖微歸命
侯之虐寧能更長乎是以君子從其自立以著其興
廢焉

張昭周瑜

陳子曰昔吳起與田文論功至主少國疑大臣未親
百姓未附之際吳起屈焉桓王屬大皇於張昭更以
周瑜遺之後瑜驅馳於顛危之際昭遂廢不用何哉

江東雖定而國輕矣余論次其行事使善觀國者有
考焉

建安七子 孔融 陳琳 王粲 徐幹

陳瑀 應場 劉正

漢興文章渾厚典雅最為近古武昭以後衰矣獨劉
向楊雄為能自拔也中興班張崔蔡相望於百七八
十年之間寧獨其氣格之非是然其辭意終不近也
至若建安七子之風槩似矣又爭效其長於曹公父
子天固將以文其業耶及漢魏之際非復數子之所
能文也曹公亦何便於此哉

五國故事一篇不知輯者誰氏鄭廸功通志嘗列
霸史吾鄞少司馬范公建天一閣多藏書此蓋瓊
之一目云五國者楊行密稱吳李昇稱南唐王建
知祥俱有蜀總為一國劉龔稱漢而王審知稱閩於
五代皆驍鷲猛厲見一時鳴張諸孽滿於海內無不
有黃屋之心遂挾風雲竊名號專制一方此恒文之
所必誅者借皇綱失馭虺虎突其宮入留從効輩如
虺蜮紛起寓縣大裂其時蓋且十餘姓矣廸獨輯五
國嘗稍一繙閱其大者已采入正史其細者無足
為史氏有無且更多叅錯四國不叙姓閩獨叙姓

五國故事
鄭廸功通志
嘗列
霸史
吾鄞
少司馬
范公
建天
一閣
多藏
書此
蓋瓊
之一
目云
五國
者楊
行密
稱吳
李昇
稱南
唐王
建
知祥
俱有
蜀總
為一
國劉
龔稱
漢而
王審
知稱
閩於
五代
皆驍
鷲猛
厲見
一時
鳴張
諸孽
滿於
海內
無不
有黃
屋之
心遂
挾風
雲竊
名號
專制
一方
此恒
文之
所必
誅者
借皇
綱失
馭虺
虎突
其宮
入留
從効
輩如
虺蜮
紛起
寓縣
大裂
其時
蓋且
十餘
姓矣
廸獨
輯五
國嘗
稍一
繙閱
其大
者已
采入
正史
其細
者無
足為
史氏
有無
且更
多叅
錯四
國不
叙姓
閩獨
叙姓

國俱加一僞字於蜀獨否漢氏劉未嘗氏彭城自與
其都封而氏之從効氏劉乃氏婁固壹叶也終宜者
別龔字誠不與何遂不書墨嘗別製字妄曰尊何
雅馴而至今存大抵此編潦率蓋歐陽氏之棄餘也
五國之事邈矣其時湯悅江南錄徐鉉吳錄信都錄
泐上英雄錄刊溝要畧王顏烈祖開基錄李昊前後
蜀實錄曹衍湖湘故事蔣文懌閩中實錄俱不傳此
編猶在白日荒荒見此燭火又諸君亦號名英雄多
可怪愕事范司馬喜刻古書此編已入丹格未及燹
而歿余遂序而存之余寅題

五國故事卷上

宋 無名氏 輯 綿州 李調元 校

僞吳楊氏

先主行密唐淮南節度使中書令終吳王涓僭號乃
追謚爲武皇帝廟號太祖渥不稱僭號涓稱吳乃追
謚爲景皇帝涓僭稱大吳殂謚曰宣皇帝溥僞號爲
讓皇帝乃李氏傳位之後冊爲高上思立崇古讓皇
帝非在吳也

僞唐李氏

先主昇僞謚爲孝高皇帝廟號烈祖嗣主景僞謚至

道交宣孝皇帝廟號太宗後主煜入國朝封違命侯
旋封隴西郡公殂追封吳王

前蜀王氏

先王建偽謚神武孝德明惠皇帝廟號太祖後主衍
歸降唐明宗追封順聖公

後蜀孟氏

先主知祥偽謚文宣帝廟號高祖後主昶歸朝封秦
國公薨追封楚王謚曰恭孝

僞吳先主吳王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力舉三百
斤微時居常獨處必見黑衣人侍其側後既有衆遂

令部兵悉以黑縵爲幕幄累以軍功定淮南地唐拜
行密爲淮南節度使加中書令封吳王其首號曰黑
雲都行密之妻兄朱延壽始爲行密稱薦旋至壽州
節帥而延壽潛以宗姓通于梁祖將規淮甸行密乃
謀去之且慮召之不至遂詐爲日疾凡三年其妻旦
夕視動靜以爲信至于私撲隸悉避餘人唯不避行
密一日謂其妻曰吾目疾不瘳矣諸兒且不克肖軍
府之事當屬於舅汝宜召之其妻自以書召延壽既
至行密處正廳潛兵以見之俄而開目曰數年不見
舅今日果相覩延壽惶駭遂叱勇士縛而殺之仍廢

其妻焉行密雄豪而頗有度量蘇州刺史成及及制
之八都也後爲彰儀軍節度使兼侍中皆王命也爲
部所叛執送行密密以其厚重伉直頗重之舍於正
廳之後房屋間亦有劍甲之類而行密盛暑中以
單衣而至與及飲膳了無疑忌之色及又嘗抵行密
內室見行密方起盥漱而右手擎一沙羅可百餘兩
水滿其中而洗頤則力舉三百斤不謬矣渥密長子
旣龔父位遂舉兵克江西虜鍾氏而歸先是謠言云
楊老抽嫩鬢堪作打鐘槌此疑有脫誤聲猶未率不堪嗣
父事乃同謀害之而立其弟渭槌析云言蓋冥符也

初溫之與顥同謀害渥實戊辰歲夏六月也議旣定
其夕將暝顥已先入而溫使告顥曰今非番直不欲
俱入慮其謀漏泄請顥獨訖其事然後見報顥諾之
其夕顥旣殺渥遂召溫溫乃詣城門大哭曰張顥弒
逆殺害老令公郎君矣軍衆皆爲之哭其夕遂殺顥
立楊渭渭以溫兼左右軍政焉渭旣爲主至己卯歲
建僞號先是梁受唐禪楊氏遂不復朝貢因稱天佑
十六年爲武義元年間一年渭卒乃以其弟丹陽王
溥襲位僞謚渭爲宣皇帝焉朱瑾楊氏之名將也徐
溫旣出鎮潤州以其子知訓知廣陵政事謂之政事

僕射瑾與知訓有通家之好嘗使知客詣知訓之第知訓才二十餘頗以聲色爲務而潛與知客通取其所佩綃巾知客懼歸以告瑾瑾頗銜之一日楊氏會鞠於廣場知訓與瑾立馬觀之馬首相接瑾因揖知訓曰那日綃巾希以見還知訓知事洩且慮瑾爲變翌日遂諷楊氏出瑾爲歷陽瑾知爲知訓所排將整行計密有圖知訓之意及知訓詣瑾告別時盛暑瑾以水編洒廳事皆汪洋不可促足乃直抵其內瑾大設宴以待之出愛姬姚氏侑酒仍獻名馬瑾愛其馬夏以羅幃冬以綿帳覆之知訓納拜于瑾瑾以手板

擊殺之截其首提入以見楊氏聞變乃閉諸門且曰伊自有阿爺處置是事瑾以楊氏不見納遂踰城而出因墮城下折足乃自剄吳人暴其尸于市虫蛆不犯卽日其事聞于昇州知誥謀于宋齊邱曰請明公卽今渡江定其事仍馳聞令公公卽溫也時在潤州則政事之任歸公矣不然令公當以諸子入代明公無望矣知誥立從之溫聞知誥以入遂因而許之知誥旣代知訓以厚重清儉鎮撫時俗頗革知訓之道矣徐溫嘗入覲知誥密聞于楊氏曰溫雖臣之父忠孝有素而節鎮人覲無以兵仗自從之例請以臣

父爲始爲叩温悉去兵仗而入旣泊知誥之第侍奉
彌得初更睡覺見有侍于牀前者問之曰知誥温因
遣其休息知誥不退及再寤又見之乃曰汝自有政
事不當如此以廢公家務知誥乃退及温中夕而興
又見一女子侍立問之曰知誥新婦亦勞而遣之他
日温謂諸子曰事在二哥矣汝輩當善事之

温好披白袍子知誥每遇温生日必獻一日旣獻而
座客有諂温者曰白袍不如黃袍好知誥遂斥之而
謂温曰令公忠孝之德朝野所仰一旦惑諂佞之說
聞于中外無乃玷烜赫之名願令公無聽其邪言温

亦然之知誥慮温急于取國而已非其嫡不得已嗣
故以是言之然內謀其家外謀其國勞心役慮數倍
于曹馬矣宋齊丘旣在知誥賓席温甚疑之有石頭
大師者温頗加待遇而齊丘亦寓於石頭之精舍一
日温謂石頭曰宋措大在兒子門下甚非純信之人
慮其近習不以忠孝爲務師其察之石頭乃伺其所
爲而齊丘已察其意自是晨出暮歸必大醉或以花
間柳曲謳歌之辭以示之石頭乃謂温曰宋措大蓋
狂漢耳不足爲慮由是不介意知誥之兄知詢以徐
温旣卒乃代有金陵節制爲政暴急仍與知誥爭權

知誥患之遂詔以楊氏將申輔相之命使之尋入朝
知詢信之亟請入覲及至江都舍於知誥之弟且
不得見知詢誥之知誥曰吾兄爲政暴急主上知之
將加譴責希待罪於私第尚恐未暇况欲見乎知詢
由是始悔入覲尋處環衛之列焉行密四子渥渭悉
襲僞位唯濛與溥最長濛弟十六溥弟十七而長于
弓馬徐氏忌之故不立而終搆其罪自臨川王廢爲
歷陽公幽于歷陽濛聞將有禪讓遂殺監守者
與其下人馳赴廬江詣周本本時爲廬江節帥即濛
之婦翁也本之子祚閉門不納本出之曰我家郎君

何以不見祚未答因執濛于宮之外猶能手殺數人
而卒徐氏使溺其屍於江中知誥在相府嘗一日不
悅其夫人問之知誥乃告曰夜夢不吉以是爲憂耳
夫人曰夢無吉凶在人諛之耳有善諛者請召之庶
解憂慮知誥因出廳事俄見周宗于庭下乃謂曰我
昨夢過順天門俄而仆地非吉兆也宗亟拜賀曰此
明公宜令人立策也知誥大悅及宗入內室與夫人
同席而飲後使宗知鹽鐵職務其家遂大富位至侍
中焉徐氏將移楊氏之祚乃以昇州爲大吳西都揚
州爲東都聲言將遷楊氏于江南改白沙爲迎鑾鎮

六
俄而逼禪稱楊氏欲入道乃迎營室于茆山遷溥居
之冊曰受禪老臣知誥謹上尊號曰高尚思立崇古
讓皇帝溥既渡江賦詩畧曰烟凝楚岫愁千點雨滴
吳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端坐細思量及
將遇弒方誦佛書于樓上使者前趨溥以香爐擲之
俄而見害李氏以海陵爲泰州置永寧宮于州之門
右遷其族以處使親信褚仁規爲刺史以專防禦後
周世宗渡淮李氏急使人赴海陵盡害之知誥自以
取國艱難乃志勤儉金陵雖升都邑但以舊衙署爲
之唯加鴟尾欄檻而已其餘女妓音樂園苑器玩之

屬一無增加故宋齊丘爲其挽辭曰宮砌無新樹宮
衣無組繡宮樂盡埃塵皆其實也知誥卽位更姓李
氏更名昇稱大唐今書其舊名欲易曉也宋齊丘旣
以徐氏啟慶開國之宴遂乘醉大哂於筵上百官悚
然知誥隱忍而已吁開國祚首啟宴樂台臣爲之酬
酒晉史所謂我使庾純爲爾於席上汝又不改此之
類也由是言之蓋非國祚廷遠之地耳知誥疾革以
其子景達類已欲立之時景達爲成王居守東都東
都揚州也知誥乃密爲書以召景達使入將付後事
鑿官吳廷紹與知誥診候知其將終且召景達之事

遂密告李景使人追迺其書時其書已出秦淮門而
追反之俄而知誥殂景乃即位其後吳庭紹遷內職
人罕知其由或云知誥在位嘗晝寢夢黃龍遶其殿
檻使人視之報曰齊王抱小殿之柱而立知誥心喜
乃定其儲位齊王卽景之初封也後爲吳王本名景
通卽位改曰璟後避大周廟諱遂更名景以二說相
異未詳其孰是又嘗以其事實于江南一朝士曰非
也徐溫旣與張顥將謀弑渥而先擇其嗣主而溫夢
入宮中見白龍抱其殿柱明日早入果見渥弟涓衣
白抱殿柱而立心乃定之非李氏也景在位嘗構一

小殿謂之龜頭居常處之以視事人有偵其所在必
問曰大家何在龜頭裏及後有內附之事人始悟焉
景卽位改元保大任子癸丑間有狂人遍揚市垢罵
市人曰待顯德三年總殺之又曰不得韓白二人殺
之無噍類時朝廷廣順年也人皆莫測顯德之號俄
而周太祖南郊改元顯德世宗襲位因仍其號至三
年丙辰上師遂入淮南時韓侍衛令坤白太師重遇
並爲戎帥王師旣入將屠其城而二公戢兵淮人得
過江而南者猶衆悉如狂人之言周師未南征而淮
南市井小兒普唱曰檀來也人頗恠之及揚州建春

門有鼉而俗謂之檀出于水次衆以爲應矣未幾王師入先鋒騎兵皆唱蕃歌其首句曰檀來也方明其兆僞侍中周宗旣阜於家財而販易每自淮上通商以市中國羊馬及世宗將謀渡淮乃使軍中人蒙一羊人執一馬商旅以渡浮橋而守繼以兵甲遂入臨淮雖陵弛於邊防亦周宗務於貪黷破國之釁有若此者爲臣咎不亦深乎

煜景之次子本名從嘉嗣僞位乃更今名有辭藻善筆札頗亦有慧性而尚奢侈嘗於宮中以銷金紅羅幕其壁以白銀釘瑇瑁而押之又以綠鈿刷隔眼中

糊以紅羅種梅花于其中又于花間設綵畫小木亭子才容二座煜與愛姬周氏對酌于其中如是數處每七夕延巧必命紅白羅百疋以爲月宮天河之狀一女而罷乃散之煜善音律造念家山破及振金鈴曲破言者取要而言念家山破其聲焦殺振陵其詞不祥又建康市中染肆之勝多題曰天水碧尋而皇家蕩平之悉前兆也天水碧因煜之內人染碧夕露於中庭爲露所染其色特好遂名之初煜以建隆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襲僞位於隆陵因登樓建金雞以肆赦太祖聞之怒因問其進奏使陸昭符符素辨給

五國故事卷上
九
上頗憐之是日對曰此非金雞乃怪鳥耳上大笑因而不問昭符之對雖涉滑稽而能取悅上情免其君負僭上之責亦其忠也

僞蜀先主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世爲餅師嘗葬其父乃發地數尺而瘞鄉人卜葬皆以卽日求地開塋故也其棺躍出有神人謂之曰此天子地汝小民何容卜葬建不聽但葬之棺復躍出如是者三乃得葬其後爲忠武軍部將討上君長于山東力戰馬斃剖之得蛇於馬腹由是自負建初以唐朝勲舊不敢雅叩蜀四州爲永平軍節度旋領兩川封蜀王及梁

太祖受禪乃僭大號梁祖以其俱爲唐朝勲舊不敢傲之又以岐隴不附欲假建爲覆背之患乃與之通和使介交質情好尤篤建初書與梁祖曰七十州自可指揮八千里罕因開闢又曰俱非特強逼禪皆以行道濟時云建在位有漢州人郭迥耕得古銅牌以獻有王建王元膺已下六十餘字建乃改其長子名元膺以應其事識者曰膺者胸也胸者凶也皆非吉兆俄而元膺以延巧之夕將請建宴於宮遂謀作亂事發元膺伏誅乃立其少子鄭王衍是爲后主建在僞位十有二年凡五改元曰武成曰天濟曰通正曰

永平曰光天仍以其僞號易錢文而鑄之今惡錢中
尚有建急于督責雖倉廩充溢而聚斂不已蜀中每
春三月爲蠶市至時貨易畢集闐闐填委蜀人稱其
繁盛而建常登樓望之見其貨桑栽者不一仍顧左
右曰桑栽甚多儻稅之必厚獲利由是言出于外民
懼盡伐其桑柘焉建末年苦於痢疾疼楚尤劇但坐
錦囊而疾中顧左右曰我見百姓無數列于床前詬
我曰重賦厚斂以致我傷害而死今已得訴于帝矣
建曰我實不知外間如此今如之何未幾而殂衍卽
僞位荒瑤酒色出入無度嘗以繒綵數萬段結爲綵

樓山上立宮殿亭閣一如居常棟宇之制衍宴樂其
中或踰旬不下又別立二綵亭於山前列以金銀綺
金之屬取御厨食料烹燂于其間衍凭綵樓以視之
謂之當面厨綵山之前復穿一渠以通其宮中衍乘
夜下綵山卽泛小龍舟于渠中使宮人乘小船倒執
蠟炬千餘條逆照水面以迎其船歌樂之聲沸於渠
上及抵宮中復酣宴至曉綵樓山遇風雨霜雪所損
乃重易之無所愛惜又好擊鞠常引二錦障以翼之
往往至于街市衍爲步障所蔽而亦不知乃齊東昏
高障之類也好戴大裁帽蓋欲混已而入以爲尼首

包差之兆耳衍好燒香沉檀蘭麝之類芬馥氤氳晝
夜不息既而壓之乃取皂角燒其奢縱皆此類也初
建立衍爲嗣鑄銅鐘于佛寺虛懸之其聲洪遠建乃
謂其下曰吾立此鐘爲立太子故也今其洪遠是必
東宮將來之慶俄而才及八日其鐘損地龍首摧落
建聞之不憚衍龔僞號果八年而亡國衍之末年率
其母后等同幸青城至成都山上清宮隨駕宮人皆
衣畫雲霞道服衍自製甘州曲辭親授宮人唱之曰
畫羅裙能結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薄媚足精
神可惜許淪落在風塵宮人皆應聲而和之衍之本

意以神仙而在凡塵耳後衍降中原宮妓多淪落人
間始驗其語初莊宗卽位欲通好命客省使李嚴使
于蜀衍建上清道宮塑玄宗及唐朝列帝宮中僞尊
王子晉爲聖祖至道王宸皇帝塑其形仍塑建與衍
侍立其側召嚴以觀之衍因備法駕行朝謁獻享唐
禮而亦享唐之列聖蜀人以為朝唐之列聖蓋歸中
原之兆也謁享之日蜀中士女夾道觀之珠翠簾幕
爲之照耀及嚴回乃言可取之狀嘉王宗壽者王氏
宗室中尤爲賢王嘗因重陽衍召宗室及近臣宴於
宣華苑自旦至于繼火沈湎尤甚宗壽因以杜稷之

五國故事 卷上
事言之涕淚交落而幸佞臣潘在迎顧在珣韓昭等
數輩以爲嘉王酒悲因爲諧謔笑玩而罷及蜀亡宗
壽至洛表請以公禮葬衍朝廷因追封衍爲順正公
出葬之日宗壽步從之尋爲淄州刺使復爲青州節
度使以壽終蜀之亡國之後多所淪喪而宗壽能保
其終以見上天福善之道後唐旣平蜀土乃以太節
度使孟知祥走馬入蜀以鎮撫之及明宗時安重誨
用事知祥乃絕朝貢以長興五年遂僭大號初王氏
在蜀建割宮殿皆紀大匠孟德名氏於梁俄而終爲
孟氏所處知祥僭號才七月而終其子景嗣僞位景

尚年少乃與其母后同宮數年餘遂遷新宮而居以
其宮宇稍廣乃選民間女子有殊色者充之及有司
引至後苑景親選擇佳者亦賜諸王餘皆縱去而民
間懼其搜選皆立求媒伐而嫁之謂之驚婚景之幼
年有日者周玄豹視之謂知祥曰此兒骨法非常宜
愛之知祥不聽後又遣玄豹同景於戲劇之處熟視
之旣而告曰此四十年偏霸之主非等閒也知祥始
喜由是特加愛念景之母后卽後唐積慶公主之從
車也嘗在并門累從征伐備歷艱難由是頗務慈儉
常誠景以固福壽爲恆而景亦能稟之寢處惟紫羅

帳紫碧綾帷褥而已無加錦繡之飾至于盥漱之具亦但用銀兼以黑藤木器耳每決死刑多所矜減而儉止一身唯容惡乃匹夫之小節耳然仁道至大玄鑿孔昭及歸皇朝終訖天命遠視李氏近觀王衍禍福之道蓋相方焉蜀之末年百官競執長鞭自馬至地婦人競戴高冠子皆謂之朝天又製新曲名之曰萬里朝天意謂萬里皆朝于己及歸降之後崎嶇山陸至于京師乃萬里朝天之驗矣景性畏懦在位唯每年春一拜知祥之陵及十月月誕日偽號明慶節幸佛寺燒香而已他無所適每出則乘步輦垂以重

簾環結香囊垂於四角香聞數里人亦不能見其面景出外則以其輿輦宗飾奢麗居常在內唯銅裝衣膝小輦而已故三十年不南郊不放灯率由惧非常也景後體乖遂不乘馬內廐唯飼一打球馬而久不按習亦不堪乘跨其餘名馬多屬之親王近臣耳

五國故事卷下

宋 無名氏 輯 綿州 李調元 校

偽漢彭城氏

先主嚴偽謚天皇大帝廟號高祖第二主玠偽謚殤
帝第三主晟偽謚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後
主銀入朝封恩赦候俎封南越王

偽閩王氏

忠懿王王審知不僭號朝廷封閩王終謚忠懿延鈞
僭位偽冊太祖王延翰偽稱閩不僭帝號踰年而終
無聞偽號王延鈞偽稱大閩皇帝偽號惠宗王延義

襲偽號爲朱氏所滅王延政僭號大殷皇帝尋爲淮人所虜僞封光山王宗屬王延稟王延彬附朱文進卓儼明李儒贇泉州婁從効張漢思陳洪進僞漢先主名巖後名俊又名龔龔之字曰儼本無此字龔欲自大乃以龍天合成其字以其不典故不書之其先上蔡人徙閩之仙游復遷番禺因家焉父謙爲賀水鎮將旣卒以其子隱嗣隱卽巖之兄也先時唐末天下征鎮不受代而薛王知柔以石門扈蹕功授廣帥丞相齊公徐彥若復代知柔隱皆迎納朝論嘉之尋自爲廣帥隱卒巖代其任初巖之正母常氏

頗妬聞其生乃伏劍於中門使其兒至將殺之家人不敢匿乃持去旣見之後劍輒墮地乃跪而抱之曰此我家之寶遂取爲己子梁朝命冊南平王以中元多事乃僭號改元乾亨封其子十有八人爲王九年八月白虹入其僞三清殿中頗憂畏其外震懼會有詞臣王宏欲說巖乃以白虹爲白龍見上賦以賀之巖大悅乃改元白龍更名俊又改爲龔見前註謙初爲封州刺史而其母段氏生巖有日者視之謂謙曰公之諸子唯少者貴耳又巖性嚴酷果于殺戮每視事則垂簾于便殿使有司引罪人于殿下設其非

法之具而屠膾之故有湯鑊鐵牀之獄又有投湯鑊之慘後更加日曝沃以鹽醋肌體腐爛尚能行立久之乃死其餘則鎚鋸互作血肉交飛腥穢之氣冤痛之聲充沸庭廡而巖之屑吻必垂涎及頤頷若喻膏血之氣者久之方復常態有司候其復常乃引罪人而退蓋妖蜃毒龍之類非可待以人倫也巖暴政之外唯以治宮殿爲務故作昭陽諸殿秀華諸宮皆極瓌麗昭陽殿以金爲仰陽銀爲地面簷楹榱桷亦皆飾之以銀殿下設水渠浸以珍珠又琢水晶琥珀爲日月列於東西二樓之上巖親書其榜以上見進士

王宏昭陽殿賦詢之越人皆非虛也其餘宮室殿宇悉同之每引領行商以示奢侈亦由之而稱強盛涼臺之寶不亦踈乎巖末年乃天福壬寅歲是歲夏四月避暑于甘泉宮時長庚見乃宋孝武萬歲之說未效幾而殂焉巖旣卒而其子玠嗣位是爲殤帝昏暴益甚爲長夜之飲二年春三月其弟晟因人之情乃使壯士夜以魚觚進因而殺之於長春宮玠卒晟乃襲爲位改元應乾

晟本二名上一字犯先祖諱去之江南李因湖湘之勢遂以兵侵其境爲晟所敗獲其敗卒盡滅去一臂

五國故事卷下
以歸之江南由是絕南鎮之意晟僻在一隅自爲強
大以中國帝王爲洛州刺史每宴會則獨處殿庭之
間侍宴臣僚皆結綵亭侍坐于殿之兩隅宴酣則有
司以檻獸而進兩旁翼以戈戟晟親持弓矢下殿有
司引獸檻而前逡巡獸出移庭而上晟引弓射之兩
旁戈戟竟進獸乃斃其爲樂皆此類而晟晚年猜忌
功臣誅戮相繼陳道庠者嘗爲抵角以弒殤玠者晟
旣忌之欲其自退仍賜之漢紀一部庠受賜莫知其
由因以問內侍鄧申申曰殺韓信醢彭越之謂也庠
因稱疾晟聞之反怒申以漏洩乃兼誅之晟每誅其

親族其子皆鳩死女有色遂置嬪御之列晟之所爲
雖蠻夷不足以論理而人倫之類實所不忍聞焉張
晟之長子也年十七襲僞位改元太寶委政內官襲
澄樞及才人盧瓊仙又引巫樊胡子自言玉皇大帝
附其身服遠遊冠妖言以陳禍福張于內殿設帷幄
陳物玩以奉之胡子爲大帝謂張曰盧瓊仙等輩
皆我命之以爲爾輔爾當盡心委之無得妄有疑慮
張再拜而聽由是內外淫亂張踵父之奢縱立萬政
殿飾一柱凡用銀三千兩又以銀爲殿衣間以雲母
無名之費日有千萬末年野蕈生於宮殿御井石自

行百餘步狐鳴鬼哭妖怪日作至于亡國焉銀既爲
天兵所敗其下乃燔燕府庫寶貨之外其珍珠至進
者凡四十有六甕焉及至京師銀乃自結珍珠龍
鳳鞍帕以獻太祖謂羣臣曰聞銀所貢悉皆手製其
所善止如此不亡何待耶銀在南越僞封衛王及歸
朝封恩赦候旋改彭城郡公又進封衛國公及囊進
封南越王焉吁彭城氏非積善之家以淫刑爲政加
之內理無復禮度雖滅亡也而猶獲其令終者不亦
幸乎

閩忠懿王諱審知光州固始人也長兄潮次兄圭及

審知軍中號爲三龍皆以唐末起兵爲黃巢部伍巢
敗乃領其衆入泉州旋自泉州復破陳巖入福州初
辟石僧爲讖辭曰巖高潮水沒潮退天口出蓋言潮
破福州陳巖而審知終嗣其地也潮嘗使日者視已
兄弟曰一人勝一人審知方侍潮之側沾汗而退審
知性儉約嘗衣紬一日袴敗乃取酒庫酢袋而補之
又嘗使南方邇者以玻璃瓶獻之審知看玩久之自
擲于地謂左右曰好奇尚異乃奢侈之本今沮之責
後代無爲漸也或曰延鈞僭立以御服被於審知之
廟審知寓夢於延鈞責之不肯服延翰審知子也襲

父位踰年而終翰妻博陵氏女也性悍妬而殘忍賞以練縛姬侍而鞭之練染血赤乃止又置木掌摑人一旦盛暑天無纖雲而霆電擊博陵斃於中庭或曰忠懿暴終博陵之鳩故也延鈞審知次子延翰殂遂襲其位無奇能政其初數年頗亦善守比及季年乃僭稱大號國號曰大閩改元龍啟卽位日旣被袞冕遂恍惚不能自知久之方蘇乃親許飯僧三百萬繕經三百藏尋而稍安後于諸寺賽所許願文疏中明述其事聞者哂之曰大閩其應天順人有如此者延鈞卽位改名鱗鱗將死有赤虹入其室飲以金盆水

吸之俄盡又芝生殿門俄而遇弒鱗死金陵以閩人語訛戲之因送綾遂以爲花絹意以鱗避其諱也鈞初議僭號不欲盡兼尊欲爲閩國皇僞翰林學士周維岳進曰陛下欲稱國皇臣亦止稱翰林學士又以赦書有日行五十里之說聞者哂之

延稟審知養子眇一目人亦謂之獨眼龍延鈞之兄也翰旣死稟自泉州率兵而至因立延鈞爲主自還泉州將行謂鈞曰善守之無煩老兄再至鈞憾其言後因詐疾以死訃於稟稟復來遂以兵伏於南臺江斃之舟中取其首至而責之曰果煩老兄再至矣因

五國志卷一
梟之無諸市稟之子繼昇繼倫皆奔浙中初延稟自
光山起兵至建州入一山寺劫掠有僧但誦法華經
見稟不起稟怒殺之後常見僧現其形細視之乃延
鈞耳稟由是心疑延鈞卽前所言之僧耳至是果驗
其寃云昶本名繼鵬僞封福王卽鈞之長子也旣爲
皇城使李倣所弒而立昶昶遂改元通文性狂狷常
欲練兵襲金陵乃於殿庭設大砂羅於射棚示衆曰
一發中之當平定江南射棚去庭階才五六十步沙
羅復甚大果一發中之其下皆賀曰此一箭定天下
矣遂發兵至于境上金陵聞之無所詬責但曰愍其

有此大志耳昶立而忠懿王之勲舊悉屏去之衙兵
先號威武軍者亦棄不用威武軍忠懿王之親兵也
以軍額而名之因召市井屠沽輩別立宸衛軍名衣
以羅襦銀帶飲食之器悉皆中金所給奉賜復數倍
于威武威武頗怒一日潛匣劍遂取延羲于私第而
立之延羲審知之第二十八子也先時得罪於昶昶
囚之私第有庭石一根一日有白烟一道穗起于石
上久之方散延羲懼乃密召道士陳守元卽爲號陳
天師者也使禳尅之守元曰未必不爲嘉兆也是夕
兵至其門而迎之延羲謂昶使人收之乃逃於中

五庫故事 卷一
久之方出延義卽位改元永隆移書于鄰國曰六軍
踊躍於門前羣臣歡呼於日下是也延義卽位爲長
夜之飲鍛銀葉爲酒杯以賜飲羣下銀葉旣柔弱因
目之爲冬瓜片又名之曰醉如泥酒旣盈卽不復置
他所唯飲盡乃可捨自宗室洎臣宰而下多以拒命
見誅嘗一夕醉甚命其僞宰相李準棄市而準方大
醉卧于市中唯呼其婢春鶯已行刑者不敢殺因致
之非所明日延義視朝使召準左右因夜來之命對
之延義都不能知乃急召仍復其位是日又宴翰林
學士周維岳復被怒下獄獄吏拂榻而迎之口尚書

無憂苦昨夕相公方宿此今亦無恙旣醒果然末年
爲僞客省使朱文進所殺王氏遂滅忠懿嘗問山僧
國祚修短僧曰大王騎馬來騎馬去忠懿以丙午得
閩至開運丙午歲而亡國其言驗矣延政延義弟義
卽位乃請以建州爲威武軍延義不許因授延政建
州鎮安軍節度使延政乃自更爲鎮武後僭號稱大
殷皇帝改元天德延義遇害閩人有迎延政者會爲
兵所攻不能出使其子繼雄至文進拒而殺之延終
歸於江南自在王尋改光山王終鄱陽焉延彬奎之
子忠懿之猶子也奎死襲其父封於泉性多藝而奢

縱日服一巾櫛日易一汗衫既醉必以龍腦數器覆之無病則亭午方起能爲詩亦好說佛理辭人禪客謁見多爲所沮宅中聲妓皆北人將求妓必圖已形而書其歌詩於圖側題曰才如此貌如此以是冀其見慕初圭領兵至泉州舍於開寺始生延彬於寺之堂旣生而有白雀一栖於堂中迄彬之終方失其所

在凡三十年仍歲豐稔每發蠻舶無失墜者人因謂之招寶侍郎進士徐演嘗爲人生幾何賦云任是三皇五帝不能何歸後因修合求藥於延彬書其賦辭於紙尾而報之其風味又此類也朝廷授延彬雲州節度使及卒復贈侍中葬雲臺山迄今閩人謂之臺侍中其詩有尤者曰兩衙前後訟堂清軟錦披袍擁鼻行雨後綠苔侵履跡春沈紅杏鎖鶯聲因携久醞松醪酒自煮新抽竹笋羹也解爲詩也爲政儂家何似謝宣城人每誦之

僞朱文進者王氏時爲客省使旣弒其君延羲乃稱藩于朝廷行天福年號朝廷授文進福州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閩國王泉州指揮使婁從劾殺文進所署刺史黃紹頗以王繼勳代之遙應建州文進發兵攻之爲泉人所敗連重遇乃殺文進傳首建

州以從子繼昌來守福州爲淮兵所阻不得指揮使李儒贊乃推僧卓儼明爲主卓儼明本神光寺僧住上方達將自立惧人情不附乃推立之示衆曰儼明在神光寺上方嘗睡庵中有赤蛇出入其鼻中此異人也當迎之衆從其議未幾殺之遂自立李儒贊本名達旣自立乃表朝廷授檢校太慰同平章事充福建節度使知閩國事復求爵於朝廷不允遂歸江南編入屬藉賜名義預其僞王子之列旣而召之使入覲孺贊復不聽命遂爲江南所攻告急于浙兵救之圍解乃覲於浙孺贊未幾還本任復謀叛爲浙兵所

戮其弟孺差亦誅焉婁從効泉州桃林人父謹璋初與董思安張漢思陳洪進等俱爲本州偏將及朱文進篡滅王氏以其將黃紹頗守泉從効等因殺紹頗而立王繼勳以應建州文進舉兵攻之不尅及江南尅建州從効首請江南之命累授從効至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泉州清源軍節度使鄴國公十數年間頗亦強盛建隆壬戌歲從効自五月發疽至逾七月不愈中外音問不通羣校頗有異議一日先鋒指揮使王亡名請入省疾而從効危薦乃以關殆之從効死衆立漢思爲帥以洪進副之使王亡名出守漳州不

聽又遣戍莆田亦不聽因使衆擊之垂困送同安縣
羈糜之未幾而斃初効有泉南之地洪進爲其將與
張漢思同列從効死漢思有其郡且請節制于江南
以洪進爲節度副使而頗忌洪進一日設筵將害洪
進俄而地震漢思惶惑洪進遂起出他日洪進率子
弟徑入帥署取其符印而廢之送家庄洪進因請命
於朝廷授海平節度使太宗卽位乃修朝覲改授徐
州節鎮兼授相封岐國公終贈中書令謚曰忠順

五國故事卷下畢

五國故事卷下
聽又遣戍莆田亦不聽因使衆擊之垂困送同安縣
羈縻之未幾而斃初効有泉南之地洪進爲其將與
張漢思同列從効死漢思有其郡且請節制于江南
以洪進爲節度副使而頗忌洪進一日設筵將害洪
進俄而地震漢思惶惑洪進遂起出他日洪進率子
弟徑入帥署取其符印而廢之送家庄洪進因請命
於朝廷授海平節度使太宗卽位乃修朝覲改授徐
州節鎮兼使相封岐國公終贈中書令謚曰忠順

五國故事卷下畢

